

网络主播线上受人追捧 现实中疏于友情精神空虚 面对新人辈出的江湖——

网络女主播这条路 还能走多久

“月入六位数”“直播涉黄内容”“王思聪打赏40万”……这些字眼将网络主播拉上了风口浪尖。万花筒般的网络直播，让主播们名利双收，招人艳羡。但退出直播间，不少人气主播仍要面对疏于友情，精神空虚的现实。而总有一道题会横亘在他们面前：在这个新人层出的江湖，这条路还能走多久？

记者从当下近20万网络主播中，选择了早、中、新不同时代的三位主播样本，试图以她们的故事，管窥中国当下网络直播生态一隅。



现实中，北酱是一名钢琴老师



风小箏做网络歌手时拍摄的MV截图



颜丢丢手机直播睡觉

弹琴不露脸 观众能坐满鸟巢三分之一

晚8点的苏州，北酱在卧室登录了“熊猫TV”直播间，开启了当晚4小时的网络直播。此时，已有近百位观众在线等待。

这位24岁的女生拥有逾15万粉丝，系统显示的在线观众常在3万人以上，人数足以坐满三分之一个鸟巢。某些特定时刻，观众数会飙至16万，相当于鸟巢和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观众总和。

“晚上好”，北酱对着摄像头和麦克风与观众打招呼。让她略感意外的是，尚未开播就有粉丝送上了数千元的礼物。

赠送虚拟礼物，是观众给主播打赏的方式。礼物按照等级，从几毛钱至上千元不等。主播收到礼物，再按一定比例与平台分成。除去底薪，这是签约主播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。

一台电脑，一架电钢琴，一支带伸缩架的麦克风和摄像头，是北酱直播的所有设备。摄像头刚好拍到她面前的钢琴及肩部以下的双手，白皙、细嫩。一个魔方和几只毛绒玩具分别被放置在钢琴边缘和她背后的床头，画面随之活泼起来——显然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。

以当晚最先打赏的观众所点的《演员》开始，北酱前后弹奏了39支流行音乐的钢琴曲，其间穿插了几轮串烧。对熟悉的曲目，她会自弹自唱。晚9点过后，观众逐渐增多。作为观众与主播交流的方式，即时弹幕一度遮住了直播画面。在北酱的直播间，几乎每天都有人要求“露个脸啊”。

不露脸，源于北酱早期对直播角度的考量。在她看来，只有这种角度，弹琴的手才最好看。而这种不拼颜值直播，也暗合了她想做一档纯粹音乐节目的心理，风格索性固定下来。

每月要直播25场 每场进账数千元

直播在零点后渐近尾声，在表演完保留节目——对着摄像头做出伴有“biubiubiu”音效的心形手势，向观众发送“心形光波”并祝晚安之后，北酱下了线。此时她已在摄像头前坐了4个小时，白天她还上了6节钢琴课。

在吃过零食又玩了会手机之后，她才缓缓睡去，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。之后进入新一天的教琴和直播的轮回。她每月通常要进行约25场直播，平均每场会有数千元的收入。“即便是在平台的娱乐频道里，我也不算大主播。”尽管线上受到万千追捧，北酱仍试图在生活中保持清醒和自持。

月初，她在直播平台结算了上月五位数的薪酬，这在动辄月入六七位数的直播圈并不起眼，却是她做钢琴老师薪水的十倍。

从游戏直播做起 名人捧场带动人气

2012年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那会，北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主播。

这个山东姑娘自幼习琴，初中过了钢琴十级，之后考入四川音乐学院主修音乐教育，毕业后按部就班地成为苏州一家琴行的钢琴老师。尽管中学时她每晚守着收音机梦想成为一名电台主播，但按照她毕业后的人生轨迹，这个想法似乎只能封存于记忆。

2014年年末，这个爱打游戏的女生在朋友的推荐下，偶然做起了小游戏直播。“当时觉得和电台主播一样不露脸，只是比电台多了个画面。”北酱回忆，后来随着搭档离开，游戏直播暂告一个段落。

后来她想到了自己的专长，在购置了一台电钢琴后，北酱开始在网上展示琴技。在她正式直播的第二天，平台CEO王思聪登录了她的直播间，随王而来的观众纷纷留意到这个弹琴而不露脸的女生，并点下了关注。除了平台老总，电竞明星若风的频频“串门”，也为她带来了不少人气，由此完成了征战直播江湖的初始积累。对于两人的帮助，北酱至今念念不忘。

降低走红起点 众多草根各展所长

曾一度迷恋游戏的风小箏，也通过直播实现了梦想。在2012年成为网络主播之前，风小箏是令父母发愁、前途渺茫的网瘾少女。

按照家人的规划，这个自幼喜欢唱歌，从小在学校活动中担任主持，在县里参加歌唱比赛频频获奖的女生，理应奔着音乐学院而去。但她高中时突然变得叛逆并沉迷于网络，成绩一落千丈。

一次打游戏时风小箏偶然发现，有人正用游戏中用来沟通的语音软件唱歌，并聚集着数万听众。本就喜欢唱歌的她顿时来了兴趣，之后也申请成了其中的歌手，每天唱歌给网友听。这正是网络直播的前身——语音直播。

随着技术更迭，语音直播升级为视频直播，踏着时代节奏，风小箏无意间成为了中国第一代网络主播。凭借着歌唱的天赋，她用半年时间，就将观众人数从几百人提升到了五万人。这一数字，是著名演唱会举办地、香港红磡体育馆所能容纳观众数量的4倍。

带着直播的超高人气，YY直播风小箏又在之后横扫了“2012最佳女主播”、“酷狗年度音乐人”等多个音乐奖项，并发行了自己的EP唱片及20多首原唱歌曲。以兼具网络歌手的身份，成为当下国内最资深的网络主播之一。

某种程度上，网络直播降低了“走红”的起点，让“草根”得以各展所长。网络上清新靓丽的主播，或许正是你家隔壁并不起眼的小女孩。

直播飙车致5人受伤 自我监管投鼠忌器

就在北酱准备停播的时候，浙江桐乡的“吃货颜丢丢”才刚刚打开直播间。这个20岁的女孩正处于直播初期，粉丝尚不足2万，决定以直播睡觉来度过涨粉期。

选择睡觉作为直播内容，源于颜丢丢对睡相的绝对自信。安全起见，她要换上长袖长裤的睡衣，再将身体裹进被子，只露出头、脖子和手。她入睡至醒后的场景，全程通过一部架于床头的手机对外直播。偶尔她在睡梦中翻身，把后脑扭向了摄像头，由粉丝担任的直播管理员会立即来电，叫她再翻回来。

除了睡觉，网络江湖中较为新奇的直播还包括吃饭、挖竹鼠、出殡、自家卧室甚至生吃活物。仿佛一切都能通过一枚小小的摄像头对外传播。

今年1月，一位主播因直播“造娃”涉黄而被警方介入调查。去年年末，一位驾驶跑车的主播直播飙车，引发车祸致5人受伤。尽管

相关直播平台事后关停了上述直播间，并出台种种规定，一再重申抵制涉及暴力、血腥、色情等内容，但由于整个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和监管，直播江湖草莽丛生，内容泥沙俱下。

在一位90后的女主播看来，当下的网络直播平台虽各自设有随时巡查的管理员，但在管理中却依主播影响力给予不同的尺度，始终在吸引观众和自我净化之间摇摆不定，颇有投鼠忌器的意味。

碍于社会偏见 不与初识者提主播身

在颜丢丢的直播间，偶尔会看到有观众发来“跳个舞，给你刷礼物”或“捂这么严，取消关注”之类的弹幕。她通常不屑地一笑置之，偶尔还会呛对方：“还差你这点钱？”

颜丢丢生在浙商家庭。除了在桐乡一所专科学校学生会，大部分时间她都帮忙料理父亲的生意。虽年仅20岁，却已是运营过几家网店、知晓商道的“少当家”。对她而言，做主播更像是一种消遣，每月三四千元的收入有与没有都无伤大雅。因而每天播与不播，多凭心情和网络状况随机决定。

以直播遛狗、聊天和逛街开启直播的她，也曾试图做一名像北酱那样的才艺主播，可她弹琴终究不如北酱专业，想唱歌却发现平台已有很多唱作型主播，并各自拥有大批拥趸。经朋友建议，这个好玩的女孩为此播起了睡觉。

不过，现实的歧视让颜丢丢有所顾忌：“社会对网络主播还是有很多偏见，我也不会跟初识的人说我在做直播。”

线上被粉丝感动 女主播潸然落泪

“很多人潜意识里认为主播就是为赚钱而出卖色相，可看我直播久了，不少人又从污粉转为了真粉丝。”颜丢丢说，现在来了新的污粉，还会有粉丝主动替自己说话。自己虽只是个小主播，却感到很温暖。

从心理角度来说，网络直播可望而不可即的朦胧感，易让粉丝对女主播产生某种爱慕的情愫，甚至想象成自己的另一半。

在颜丢丢的粉丝中，有一位16岁的中学生，每天都会固定地在微博里问候“早安”“晚安”，连在校受到老师表扬，也会一并告知。颜只好用姐姐的口吻鼓励他好好学习，谨慎地对待这种关系。

频繁收到私信的还有北酱。每次直播后，都有一位粉丝用长长的文字分享自己当天直播时的所做与所感。有段时间她忽略了微博，等再看到时，对方已连续写了五六天，字里行间满是青年人特有的真挚与文艺，感动得她顿时哭得稀里哗啦。

2012年年末，为冲击年度最佳主播，风小箏频频直播唱歌到后半夜。某夜播到凌晨1点，她强打精神对观众说：“要不咱们今天决战到天亮吧！”

先前每次临下播，观众总会打出“决战到天亮”之类的挽留话。但当天，屏幕上全是诸如“姑娘快去休息”的句子。

意外、疲惫以及因冲击名次而身负的压力，让这位时年23岁的姑娘先是笑着，哽咽，继而潸然落泪。最终，她如愿夺冠。

粉丝对主播的迷恋，甚至会成为择业的参考。24岁的Sasan在大学毕业入职YY直播之前，还接到了另外两家待遇相当的名企邀请。

她之所以选择前者，是因为在那有机会接触到“女神”风小箏。

自知在吃青春饭 坦言朋友少很孤独

“主播是碗青春饭。”风小箏深谙这个道理。在历经2012年、2013年的巅峰，2014年错失年度主播之后，她已明显感到身处瓶颈。尽管她仍拥有大量粉丝，每月拿着高达六位数的美人薪资。

为探索未来出路，她在2014年创办了自己的工会（一种类似于主播俱乐部或主播经纪公司的机构），兼顾主播和管理。但实际中，两种身份的切换让她疲惫不堪。2015年，在带领团队斩获“最佳新晋工会”后，风小箏回归纯粹主播身份。

和大多数网络主播一样，她在晚间和周末直播，通常一觉从后半夜睡到中午。一天的时间无形被缩短，也导致与友人的时间窗口错位。长时间疏于生活和友情，漂泊在上海的风小箏开始想家。

重庆姑娘风小箏于是返回山城与父母生活在一起，希望从此接上地气。可导致与亲友时间错位的网络直播仍在继续，孤独感并未消减。

她试图在圈内结交一些朋友。在一位她很欣赏的女主播生日那天，原本休假的她特意在装扮后开了直播，并连接到对方的直播间，试图以此帮对方拉拉人气。不料对方并没有什么反应，反倒是对后来一位送礼的土豪感激不已。风小箏突然意识到，在不断翻滚的真金白银面前，凭网络建立的圈内友情脆弱而廉价，“主播之间难有真心”。

在YY直播的一名经理看来，早期的网络直播，多以分享兴趣和才艺为主，充满了情怀。随着直播市场在2013年前后逐步商业化，很多主播月收入激增至数十万元。

大批为赚钱而来的新人不断涌入，从那时起，主播间的友谊便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彼此利益的考量。

经常怀疑自己 主播生涯是否已到尽头

就连粉丝也看出风小箏精神上很空虚，纷纷劝她找个男朋友。但现实却是，虽然倾慕者众多，但面对这位人气主播，真正有能力和勇气的追求者却很少。于是，她就一直单着。

而在群芳争艳的直播江湖，爱情更像是一种奢侈品。熊猫TV一位粉丝数超50万的女主播公布恋情后，观众数虽未消减，但打赏数急剧下滑。

很多月收入数万元、20岁左右的女主播都是月光族。就连存在理财习惯的风小箏也承认，除了购买每场直播换一件的服饰，也想不起平均每月3万元的信用卡消费究竟用在了哪里。

事实上，虽然暂处低谷，但风小箏的人气仍高于绝大多数主播，收入也非常人所能企及。想到这她又试图振作起来，制定健身和学钢琴的计划，打算在经营自己的网店之外，再开个实体店，让自己尽量充实起来。但主播之后该去向哪里，她一时找不到方向。

在距她1400公里的苏州，不断在教琴和直播间两点一线北酱也在思考：“等到了30岁，还会有人看我弹琴吗？”

（文中北酱、颜丢丢、风小箏为主播艺名）
据《法制晚报》